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

子承弟子奮

張紘

子玄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傳博覽衆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友善俱有時名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

論者互有異同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
論云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
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羨嘉愚意
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
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
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
仰萬夫所大恃謹案陳志作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哀
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

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

屬竭矣

原注鄭玄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又曲禮有不

逮事之義則不諱

原注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不諱

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

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魯人嘉之

也

原注按春秋初邾儀父稱字其後從齊桓公會盟始稱爵曰子孔子嘉季友故特書字皆非魯人嘉之也

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定王時有王孫滿

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

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
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
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
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
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可追州里材士
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材不應謙以為輕己
遂見拘執昱等傾身營救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
避難揚土昭遂南渡江孫策定江東以昭為長史撫軍

中郎將升堂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
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笑曰昔管
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文為霸者宗今子布
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
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
歸亦無所慮昭遂率羣僚立權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
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

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原注裴松

之曰按禮記曾子問曰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

師父蓋謂此也

況今天下鼎沸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

戚顧禮制是猶閉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

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郡

中外將校各令奉職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

史時天下分裂在所擅命策泄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

傾隕士民狼狽頗有異同昭輔權綏撫百姓知有生賴

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

幕府事黃巾賊復起昭討平之權出合肥命昭別討匡

奇

原注吳書作琦按權遣兵圍陳登於匡奇別無匡琦也

又督諸將攻破豫章賊

帥周鳳等於南城自是希復將領

謹案將領與監本陳志合今志作將帥

常在左右為謀畫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禮遇甚重曹操

取荊州順流東下昭勸權迎操權不從遂破操於赤壁

昭欲權終事漢非附操也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

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策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乎有如蹉跌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答章武元年魏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

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

即遽下車拜昭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胤鄭

禮等

謹案陳志孫權傳
紹作邵禮作札

采周漢典禮撰定朝儀權於武

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

醉墮臺中乃當止爾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爾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

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

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

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

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

謹案通鑑作顧丞相事煩

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

顧雍權稱尊號大會百僚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

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

汗昭忠塞亮直有大臣節權雖推重所以終不相昭者

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

原注裴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

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造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材畧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

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
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
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
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功於天下矣昔竇融歸
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全吳望風順
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
乎於是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

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
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
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為陛下
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

氣壯厲義形於色嘗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
稱漢德美而羣臣莫敢拒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
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
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
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
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
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
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臣所不

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往遼東拜
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
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可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
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朕出
宮則拜君朕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朕朕嘗恐失
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
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泣涕橫流權擲刀
於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

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
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
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
載以還宮深以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原注習鑿齒曰張昭於是

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怨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德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昭志存漢室權之僭號皆所不與身受付託不用其言逞其狂悖投萬衆於海壖則權固無面目以託

見昭與權君臣之義已絕矣習氏乃責昭以不臣過矣
謹案權稱尊號昭欲褒贊功德不得謂其不與且身
仕吳廷何云君臣之義已絕此駁習氏之論非是
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

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昭容貌
矜嚴有威風權常曰朕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國憚之
稱為仲父其文辭蘊藉典雅中州人士甚推重之劉表
嘗自作書欲與孫策以示禰衡衡蚩之曰如是欲使孫
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乎衡負材蔑物獨
稱昭若此

原注典畧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材高乎雖
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如開

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楷初昭佐策及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

權欲平定江淮以輔漢室卒之三方鼎裂委質偏霸非

其志也故嘗迂權竟不當國忠直之氣老而益篤焉

謹案

昭之始末具見陳志本傳初無輔漢之意其忤孫權謂之忠吳則可謂之志存漢室則非也郝書取裴松之一

時之論竄入正史誤矣

長子承己自封侯小子休襲爵承字仲嗣

少以材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

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謹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欵南

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欵為衛尉景至豫章

太守

原注吳錄欵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

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

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

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

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

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

原注裴松之曰按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

計承年少
瑾四歲爾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

子壻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
大攻車為步隲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

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

原注禮記戰于
郎公叔禺與其

鄰童汪跨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跨問於仲尼
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子奇

前事見注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

功效至平州都督樂鄉侯卒休有傳

謹案陳志張休附
昭傳後此別入死

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師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
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郡舉茂才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
辟為掾皆不就孫策在江都時紘有喪策數詣紘咨以
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豪傑各擁衆營私未
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
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
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恥為

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絃答曰絃既素空劣方居衰絃之中無以奉贊盛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既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俾副高山之望哉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皆君之勲也因涕泣橫流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乃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以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當

與君俱南濟也策曰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付君策既定江東表紘為正議校尉與張昭並參謀議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自為州牧不欲令紘從策追舉茂才移書令策遣紘紘惡布反覆恥為之屬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在所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之士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

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曹操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

皆與親善

原注吳書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才畧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

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操聞策卒欲因喪伐吳紘諫以

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為會稽東部都尉權初統業春秋鼎

富太夫人吳氏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屬絃以輔助之義絃思惟補察每有密計及章表書計與四方交結常與張昭草創撰作絃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勲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彰其美旣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誠識孤家門也遣絃之部或以絃本受北任恐有異志權不聽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絃孝廉昱後為管融所殺絃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絃在東部遣主簿至瑯邪設祭并求

親戚為之置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絃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

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

原注漢書大將軍青出塞搃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

南北

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
析無緣會面為愁歎爾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
絃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絃厚自挹讓每從容侍燕
微言密指常有規諷初權與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
曰張公絃曰東部云後權以絃為長史從攻合肥城久
不拔絃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其心今圍之甚密
攻之又急彼并命死戰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
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數至圍下挑戰權率輕騎

將往突之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搃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而後為威爾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遂不行紘建

計請都秣陵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帶石頭訪問父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謂金陵地形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昭烈宿於秣陵周觀地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

者意同遂都焉

原注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

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裴松之曰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闢徐州貪秣陵

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

病卒時年六十臨困授子靖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爾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今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

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原注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

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

其過以取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

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
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
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
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
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紘在
吳見柁榴枕愛其文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
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

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融書自書之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玄清介有高行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玄子尚有傳

謹案陳志張尚附絃傳後此別入死

傳虐

議曰國之將興必有佐命之臣以建不拔之基焉孫氏之有張昭近之矣昭以碩儒元老顧受遺託忠鯁彊諫有不可犯之色與不可奪之節汲黯蕭望之之流也雖以嚴見憚終于疏外而耆德峻望殷勤敵國增重江表足以揭桓王之美明大帝之盛業也使諫行言聽有吳功烈豈止是哉其勸權迎操志存漢室以王道為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為昭豈淺淺功利之徒所

能識哉

謹案赤壁之戰諸葛亮周瑜主之其後孫氏保有江東昭烈創基荆益鼎峙之勢皆肇于此張

昭勸迎曹操自為失計經乃謂其志存漢室以王道為度未免立議之偏孫策以孤童見紘

言議慷慨紘即許以桓文之事而委質焉則亦昭烈孔

明之舉也雖其忠直高壯不逮於昭而文理意正繾綣

縝密贊襄孫氏使中州人士見推亦昭之亞也其建計

請權都秣陵屹為江左京邑而傳繼六代有奉春君之

識焉

贊曰中州名流弛擔江表逢時啓霸分辰割曜把臂挈

孤付託元老彊直不撓忠誠矯矯絃亦時英潤色吳業
建都定鼎南紀有載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五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

子脩

魯肅

子淑

謹案周瑜傳闕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魁梧有壯節喜奇計知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

年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家富於財性

好施與乃散貨貨標賣田土以賑窮弊結豪右父老咸

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撞壞之邪

原注吳書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

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
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
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
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
謂之曰卿等大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
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
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
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

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有兩囤米各三千斛肅乃

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素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

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卒權
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
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
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吾
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
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
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權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
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
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
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
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
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
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
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

漢爾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
肅年少羸蹠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衣服
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
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
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
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
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
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

圖之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
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
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
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
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惶遽奔走欲渡江南肅徑迎
之到當陽長阪與昭烈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
昭烈與權併力昭烈甚悅肅見諸葛亮謂亮曰我子瑜
友也即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原注

裴松之曰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並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畧說權權乃大喜如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初昭烈見孔明於隆中孔明即言孫氏據有江東可以為援及到夏口遂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肅之勸昭烈與權協力拒操適與孔明之言合則結權并操非肅之本謀也孔明與肅傳各載之皆其事實不可偏廢於載述之體也不害世期識之未當

會權得曹

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

迎操爾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
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
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
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
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

注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
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衆
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
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鄣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
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
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

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畧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便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時周瑜受使至荊陽肅勸追召瑜還遂斬肅非其論也

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操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輦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爾權撫掌大笑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呂範勸

權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曹操威力實重
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假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
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
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
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
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
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

懷盡矣

原注江表傳初瑜疾困與權賤曰瑜以凡才昔
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

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
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
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
命爾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
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
也魯肅志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裴松之曰案此
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爾 即拜肅奮武校

尉代瑜領兵

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

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

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劉備孫權分荆

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

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攻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網維顏延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昭烈昭烈內欲自規乃偽報拒權後昭烈西圖璋留關羽守荊州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昭烈不承命權遣呂蒙率衆進取昭烈聞之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

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
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數責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
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敵豈得徒
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

覲於長阪

謹案覲今志作觀宋本作覲與此合通志亦作覲

豫州之衆不當一

校計窮慮極志勢推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
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
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

州矣又欲翦并荆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爾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昭烈遂割湘水為界於

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

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二

十二年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吕蒙代之

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

為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
可謂明於事勢矣肅方嚴寡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治軍整肅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
屬文志度弘遠識鑒過人瑜之後肅為之冠肅遺腹子
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遠到永安中為昭武將軍
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
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議曰瑜肅磊磊傑器弱冠而有王霸之畧鄧仲華之儔

也瑜謂操為漢賊肅乃方之項羽是已有一劉玄德漢
室之胄高光之流託足無所瑜必欲去之肅假之荊州
而競奪之有志於漢欲為桓文之事者若是乎首止之
會踐土之朝未之聞也操安得獨為漢賊乎嗚呼天未
忘漢當其衰亂羣雄競起皆欲亡之以為己有是以不
得其正焉袁術紹一敗塗地曹操孫權幸而有成終為
僭偽况其臣事之者乎苟或佐操名為興漢其實經營
篡代為魏也周瑜魯肅決策拒操稱為漢賊其實割據

江東以為吳也惟昭烈君臣百折存漢卒得其統三國
人才孔明為不可及已若或瑜諸子一時智計之士語
大義則未也且赤壁之捷操以全力奔北狼籍乘勝長
驅則無所逃命拓定中原漢未必亡乃遽足厭垂涎荆
土甘為三分天下可爭而不可爭荆州不可爭而遽爭有
一天下之幾而不為惜哉

贊曰天傾柱折斗牛構屯江海會同再開乾坤公瑾子
敬定交軍門情親義合遂成君臣烏林燒操江壁生紅

取威定霸千載雋功奄有荆吳遂帝江東分漢敵魏吳
臣之宗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呂蒙 陸遜

謹案呂蒙傳闕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祖紆

謹案

志注作祖紆

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

太守康在官素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
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
遜年二十一歲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

都尉并領縣事

原注陸氏祠堂像贊
曰海昌今鹽官縣也

縣連年亢旱遜開

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
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馬會稽山賊大帥潘臨久為民
害遜召兵討治采入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
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

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
跼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
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
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
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
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
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

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權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

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

謹案今志

作得務通志及宋本陳志俱作但務與此合

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

謹案今志

作兼相聞病通志作有相與此合

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

見至尊

謹案陳志作若見至尊通志作下見與此合

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

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

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
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
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前聞徐晃等步騎駐旌
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
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
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
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
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

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
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
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
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
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
三千人攻漢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
要即破晏等生獲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
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

謹案今志作艾布毛本作
文布與此合通志亦作文鄧

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
凱脫走漢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
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原注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
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

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

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
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懷懷乞普
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

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昭烈率衆討權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昭烈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原注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

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

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
遜畏之各懷憤恨 昭烈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

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鍵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

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當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並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

等窮逼請降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昭烈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昭烈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攻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畧大施

謹案今志作才畧宋本作方畧

與此合通志
亦作方略

昭烈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
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漢時諸將軍或是
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
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
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
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
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
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破漢兵計多出遜諸將乃服

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昭烈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昭烈聞魏軍果出三方受

敵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
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
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
無所逃命昭烈尋崩于永安末帝即位諸葛亮秉政與
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末帝及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
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五年遜陳便宜勸權施德緩刑寬
賦息調納忠讜之言察興利之臣權嘉納之七年權使

鄱陽太守周魴

謹案今陳志作孫魴誤考周魴為鄱陽太守誘曹休事詳本傳通志作周魴與

此合謫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

大都督遜休

原注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

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錄曰假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

吳休既覺知恥見

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

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

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

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

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
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
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
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
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
此何爲慮即時毀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
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
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

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權欲遣偏師

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
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
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維
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
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
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
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爾昔桓王創基兵不一
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

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遣將龍襄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討之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窺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

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
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
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
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
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闐關感至而
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
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
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

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
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
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
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蒔豆與諸將奕射戲如常瑾曰
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
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
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
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

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
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
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
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
闕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原注

臣松之以為遜應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
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
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截千人未
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羅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
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所生得皆加
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為殃哉

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

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

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原注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驚曲惠小仁何補大

虐

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

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逮式

原注逮

音錄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

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

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

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

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

免罷

原注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益其常事使速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

虧損雅慮尚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

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

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

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

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

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

之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宏等

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原注吳歷稱云謝宏才辯有計術

以事下遜遜

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

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

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

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

踐運王塗未一姦克路夙夜戰懼不遑鑒昧惟君天資聰
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
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
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
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
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具州牧都護領
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
宗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

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與琮書曰卿不師日磳
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
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
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
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
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

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艷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睹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議曰雲長萬人之敵而呂蒙襲取昭烈一世之雄而陸遜摧破漢之義師不復東征祇保梁益吳遂蹈跨荆揚

操不可圖丕乃禪代曹氏遂有中國而天下三分殆非
人謀亦天意也蒙好謀能斷軍旅之間折節問學終於
文武備足有國士之風遜一旦為大帥能昭果毅使諸
將聽服獨當一面遂成雋功非有過人之材能若是乎
至於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遜死而冢嗣
遂廢貽禍于後蒙責齋恨不瞑九泉權真負遜也哉
贊曰子明識斷駸駸邁敏學問畧竒足繼公瑾伯言靜
鷺却敵安疆虎卧國門威深大江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孫邵

顧雍

子邵族

人悌

邵子譚

承

雍孫榮

步騭

子開李肅

周昭

諸葛瑾

少子融

孫邵字長緒北海人也偉風儀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繇沒遂從孫策及權

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
遷車騎長史黃武初權初置丞相以邵為之兼威遠將
軍封陽羨侯為張溫暨豔所奏舉邵辭位請罪權令復

職四年卒

謹案孫權傳云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年六十三

原注志林吳之創基邵為

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筆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謹案顧雍傳闕止存附傳族人悌殷禮二篇

悌雍族人字子通以孝友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

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備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內行尤謹待其妻如賓夜歸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帶加襲趣令妻還悌父向厯四縣今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彊令悌釋服雖以公議自割猶

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

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秘秘晉交州刺史秘子

衆尚書僕射殷禮

謹案陳志孫權傳注作殷札誤考張溫顧雍傳俱作禮與此書合

字

德嗣幼有令聞潛識過人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

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漢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

零陵太守赤烏四年權使全琮畧淮南諸葛恪攻六安

朱然圍樊諸葛瑾取柁中禮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

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

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
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取襄陽陸遜
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
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維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
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
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
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
往力竭非策之善也權弗能用禮卒子基無難督以才

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
吳偏將軍統部曲城夏口入晉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
慶元吳郡太守

謹案步騭傳闕止存附傳李肅一篇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
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時服其精鑒權擢
掌選舉號稱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
為卿會卒

諸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之兄也

原注吳書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

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裴松之曰風俗通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瑾少聰敏游學京師治毛詩尚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

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後事繼母皆以孝稱靈帝末年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三十年權遣瑾通好昭烈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

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
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
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釋瑾揣知其故而不敢
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
已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
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
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
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

殄盡棄墳墓携老弱披草萊來歸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攻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昭烈征權權求和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羣臣以吳王侵取此州

謹案羣臣陳志

作議臣

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

意於大者也誠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

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陞

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

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原注裴松之曰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

為維翰關羽揚兵沔陽志陵上國雖臣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

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極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旆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

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閹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實為辭章之費

世期之明昭烈之心正孫權之罪得之矣其謂瑾奢閹之書不當載未當也夫史之所記所以著邪正別誠

偽瑾之志欲弭昭烈之怨蓋孫氏之愆合二國之好固非奢閹載之是已時或言瑾別遣親

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爾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

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書與之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魏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甚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終以全師保境為功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諫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
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
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有容
貌思度於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
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
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
悅民心其惠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
殺伐小有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爾至於御將自

古少有不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之不
如操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
苦之民一旦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爾
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
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
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執自
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善守者
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爾逮丕

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獻
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巧弄形態阿黨比
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諂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
自爾以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
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
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

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

也

原注裴松之曰魏明帝當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
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

亡亂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

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憂戚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漢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封侯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冠蓋三方天下榮之瑾才畧雖不及亮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復娶愛妾有子不舉其敦篤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

遺命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
爵攝兵業駐公安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
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
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
顧承各率所部領人會佃毘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
權以融代表後代領父部曲謹業志作後代父瑾領
攝融部曲融字超衍吏
士親附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
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

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博奕檣蒲投壺弓彈部別
類分有核醕茗閒進迭行融周流觀鑒終日不倦融父
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蜀文繡獨為奢綺
孫權卒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
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
熙等取融融卒聞兵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
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先是公安有靈黿鳴童謠曰白
黿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融

被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原注陳志張昭顧雍諸葛

受遺輔佐功勲克舉忠塞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議曰權初稱王依放漢制置丞相而用孫邵及稱尊號顧雍陸遜步騭相繼為之皆以德度見器雍容泰定有大臣之風焉諸葛瑾才猷蘊藉顯面上將以功名終亦

其次也邵譚忠清梗亮克世光烈步氏有聞諸葛氏有恪家聲隆矣

贊曰侃侃相臣濟威以仁震霆收聲澤國生春元歎德度沉深穆遠澄淵不波龍盤蛟轉子山純懿子瑜共肅贊元將命共安坤軸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修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父操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郡吏有容貌計略

捷給善應對從孫堅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
城野戰身被創夷堅卒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
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
湖孰勾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

謹案五
十匹陳

志訛作
五十四

進破烏程石門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

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
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
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

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
勲於潯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卒與張昭等
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攻江夏還過豫
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
右督破曹操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
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
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
分荊州與昭烈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獲叛者數

百人皆令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少孤嬰丁凶難有壯志新芻餘暇講肄書傳尤精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卒蓋隨策及權探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

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風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肉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

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撫養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乘勝追操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厠牀中蓋自彊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

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
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
盖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官盖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
人思之原注吳書又圖盖形四時祭祀及權稱帝追論其功賜子柄爵
關内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韓當傳今闕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

謹案孫策傳無襲袁

術事此仍陳志之文疑誤

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

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涇

謹案涇陳志作經通志作涇與此合

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

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忿以蔽賢乎權嘉之及攻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

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昭烈有功還赴南郡
與魏交戰臨陳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職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四傳今

闕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
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治山越姦滑斂手
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
鋒輕舟獨進甘寧射殺之

謹案陳志云中流矢死此據甘寧傳注

統年十

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校尉使攝父兵復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轅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因罷出勤因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

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攻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

為右都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
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兵三百人
陷圍扶杆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
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
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
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
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原注吳書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

良藥故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
得不死

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
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
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
占且討之命敕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
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
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
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
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養

之宮中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盛傳今闕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帝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

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關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郡

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漂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昭
烈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漢護軍馮習
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
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
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執
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于洲上流五十里
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
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

將軍璋為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

謹案今志作好立功業各本俱訛作

功夫此作好立功語意自明

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

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二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謹案目錄此下有丁奉傳今闕

議曰程普諸將皆江表虎臣鑒兵衛主攻堅軋敵興王

定霸孫氏兄弟卒立國建號諸將之力也若黃蓋之水
戰而用火攻能用奇者也蔣欽之不挾私怨而舉徐盛
凌統之親賢下士輕財重義陳表傾家養士妻子露立
並有良將之規甘寧之奢侈潘璋之不法權皆容之許
寧報蘇飛之恩不使統復父操之讎馭將之術也丁奉
恃功而驕不容於虐主宜哉孫盛曰孫權養士傾心竭
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
育凌統之孤故仁澤內著而能屈彊荆吳然三良從穆

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

原注左氏傳秦伯任好卒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

魏妾事見前注

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贊曰吳將剽輕殆多譎計莫肯下人卒自稱帝摩創撫孤動輒流涕駕馭有術驅策有方果保江東不負桓王